

古典文學

第七集
下冊



中國古典文學
第一屆國際會議
論文專輯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

古典文學

第七集
下冊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古典文學 第七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74

2 册 (10,1146 面)：21公分

冠作者簡介

新台幣 780元 (精裝) -- 新台幣 680元 (平裝)

1. 中國文學-論文，講詞等，I.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

820.7/8654 V.7

古典文學 第七集 (全二冊)

主編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 00034618 號

電話：三三四一五・三三三六六・三三二〇七

香港總經銷：藝文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

地下後座 電話：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 七八〇元
平裝新臺幣 六八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初版

古典文學 第七集

下冊 目錄

中國情詩論……………黃永武……………六三七

中國古典詩中的傳釋活動……………葉維廉……………六五三

詩詞的「當下」美……………周策縱……………六八三

——論中國詩歌的抒情主流和自然境界

論詩詞的對比手法……………謝世涯……………七二九

元曲崑唱與崑唱元曲……………羅錦堂……………七四三

從詞曲的格律探討詩詞的吟唱……………李殿魁……………七五九

「剪燈新話」對日本江戶文學的影響……………喬炳南……………七八一

毛批三國演義章法論……………鄭明嫻……………八〇九

研究金瓶梅應走的正確方向	魏子雲	八三五
排座次以後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	馬幼垣	八五七
試論紅樓夢萬象中的一片癡情世界	王三慶	八七七
中國小說的起源	倪豪士	九一九
中國小說發展的三個源流	曾錦漳	九四三
試論中國諷刺小說的界說	吳淳邦	九六七
乍看不起眼的那些角色	胡萬川	九八五
——傳統小說人物試論之一		
文學理論的理式	王金凌	一〇一一
文學理論產生的架構及其運用舉隅	張雙英	一〇四五
古典主義與古典文學	袁鶴翔	一〇七九
——兼談中國古代文學斷代問題		
漢民族的思想信仰和日本古典文學	中村璋八	一一〇五

中國情詩論

黃永武

「情詩」這個名詞，起源一定很早。後漢繁欽有「定情詩」、唐代元稹有「豔詩」，推溯原始，像民間流傳的敘述男女戀情的歌謠，統稱為「情歌」一樣，可能初有歌詩，就少了這類作品。

但正式將「情詩」作為一個詩的題目，曹植的詩集裏就有，但所寫並不是男女之情，而且這個詩題也可能是後人所加^①。魏代徐幹有「情詩一首」，代寫閨怨，不能算是切身的情詩。倒是明代鄭之玄克薪堂詩集的「情詩四首」，年代雖晚，確是用四首詩分別描寫情根愛胎間種種怨、愁、恨、悲，並在詩前有一段小序：

「情者，詩之種也。……目之曰『情詩』，將以貽好事者與情深心細人參之，庶幾不乖風雅云爾！」

鄭之玄肯把自己的詩公開叫做「情詩」，冒著道學批評家的大不諱，而且認為男女之

情，是詩歌藝術的泉源，詩的奇葩靈種，是以情爲根本的，參讀情詩的讀者，不完全是「好事」無聊者，也有「情深心細」可愛的人，還認爲情詩根本「不乖風雅」，這種大膽的觀念，在中國古代詩人作者羣中，實爲少見且獨具隻眼的。

情詩的發展，是與各民族古老文明的發展，同其步調的。在原始俚俗的語言中，早就普遍存在著「性慾」的概念詞與粗鄙的比況。由「性慾」進展而爲精神層面的「戀愛」，再由戀愛表現爲高度的藝術詩歌活動，是人類文明進展的光榮里程。對一個情感愈遲鈍鄙樸的民族而言，發展是愈遲緩的。中國的情詩向不發達，有時古典詩中的男女愛情，看來遠遠不如同性朋友間情誼的篤厚，這一點極易遭到誤解，其實中國情詩的不發達，絕不是民族情感的遲鈍，而是另有原因的，探討這些原因，講明中國與西方在制度上、社會上、歷史上、心理上的不同，可能是一件有趣的事。

從古代婚姻制度看情詩

中國情詩之所以不發達，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主要決定性的因素。西方重婚前的戀愛，而中國從周秦以來，就主張「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豳風伐柯》），婚姻要假手於媒妁的撮合，又咒罵「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鄘風蟋蟀》），責斥不依父母之命的情侶，是太沒貞節的信譽。漢代以後，男女禮防很嚴，婚前的「自媒」，與自由結合的「淫奔」，都被視同「醜行」。

由於感情不會在婚前付出，也缺乏企慕戀執、懸而未決的歷程，男女的結合，往往在風

平浪靜、所知不多的情境裏，情詩的產量當然不可能很多。唐君毅曾有一段話說：

「中國夫婦之原不相識，由結婚以生愛情，此乃先有生理關係，而後建立之精神關係。……西方之由戀愛而結婚，先有精神關係，而降至生理關係。」^②

固不論先生理、先精神，二者有沒有在生活層面上產生升降優劣的影響，但情詩當由男女精神層面所昇華而成，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唯有性愛的崇高化，才能與造作藝術的優雅衝動聯繫在一起。西方婚前有精神關係，因此西方多婚前求愛的情詩，中國則婚後始有精神關係，情詩便多為男方的「憶內」「悼亡」之作，或女方的「閨怨」「棄婦」之辭。朱光潛認為西方愛情詩長於「慕」，中國愛情詩長於「怨」^③，也是這種婚姻倫理制度的不同所造成，婚前的情詩多「慕」，婚後的情詩多「怨」，事理極為明顯。

再則偉大情詩的創造，往往是在追求不達的情況下誕生。結成連理後的美好姻緣，所能留下的情詩，總不如企盼不遂、投訴無方，那時情感爆發、搶地呼天來得動人！描寫夫婦之愛的圓融美滿、心願已償，這類作品那裏比得上魂牽夢縈、追戀狂熱的浪漫崇拜？

而「負心人」又常常是激發情詩的推動力，所以在中國古代以男性為主的社會裏，婚後男性扮演「負心人」的機會遠較女性為大，於是性愛詩歌的創製，就自然以閨怨棄婦為主要題材，且寫「春怨」「節婦」的詩人，甚至不限於閨閣詩人，男性詩人也喜用女性口吻來寫，連李白都有「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的春思詩，真正的男女情詩反而不多見了。

婚姻制度之外，中國古代的戀愛觀，亦與西方不同，唐君毅曾分析說：

「在西方方式之戀愛中，人視其情人如在天上，戀愛純為一精神向彼美集中，而向上高攀之歷程。」又說：「西方文學藝術家之人生理想，最初幾無不寄託於愛情，為愛情而不顧社會之非笑，不顧家庭之阻止，不問自己之是否有被愛於彼美之條件，與其事之是否可能，而凡所不顧忌而不問之處，亦可謂其所超越之現實。」④

西方文學中的戀愛被視為向上超越的偉大情操，崇尚單向的企慕嚮往之情，往而不返，堅執不捨，燃起心坎底無窮創造的火焰，使情詩也像醇酒與烈火。西方人認為戀愛是一種吸引的情緒與自我屈服的感覺之和。發展到了極度的戀愛方式，會成為一種完全無我而利他的衝動，並以此為自我滿足⑤。所以發而為詩，恣情縱性，極易誇飾，正是情詩的動人之處。有人說，西方男性詩人自作的情詩，其洋洋灑灑一吐浪漫的情懷，變成自我需要的滿足與昇華，而真實的情人與愛情，比起情詩來，反成為次要的角色⑥！

但中國的愛情，不鼓勵衝動到犧牲自我，周代的尾生抱著橋柱被溺死，魏代的荀粲為妻子美貌的逝去而殉情，被譏諷為「惑溺」⑦。中國人重視的乃是婚後夫婦的金石情誼，為兩面的關係，唐先生所謂「故其用情用心，皆為一往一復」⑧，彼我之情交滲的。因此「憶內」的詩，大體是相互體恤，婉曲蘊藉。凡是強勁誇飾、情癡外露的詩句，往往被看作「情多不壽」的預兆，這大概也是動人的情詩所以稀少的原因吧？

從中國社會倫理看情詩

情詩之所以不發達，「婚姻」只是中國社會倫理中的一環而已，其他觀念也息息相關。

中國古代的人認為，人生於世的責任感，就是從孝悌爲中心擴充開來的，即使是男女的婚姻，並不重在男女個人的相悅相愛，而是由父母之命，欣然事奉翁姑、祀奉祖先宗廟爲著眼，生男育女，求延續祖先的無限生命而已。所以婚姻不只是男女二人的結合，而是兩家族的聯姻，「宜室宜家」之上，更須「宜其家人」。

詩經裏形容最恩愛的新婚夫婦爲「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可見兄弟姐妹之愛，有時也竟超越夫婦之愛。夫妻最親熱則以「兄妹」相稱，或以「君卿」相稱，亦正表示「夫婦」一倫，最理想的是能趕上「兄弟」「君臣」而已。而事實上，中國以孝悌爲做人之本，所以五倫中「父子」「兄弟」二倫，精神上之親密可能遠在「夫婦」之上，俗語才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補，手足斷，安可續？」的說法^①，甚至有「新婦過門，三年內不得告以家中秘密」等規誡！此外又須以事父之心去事君，所以「君臣」一倫，其莊嚴性也遠在「夫婦」之上。

中國人對兄弟友愛的擴充，使同性間的友愛發展頗爲健康，「知音」及「死友」，與那社會上「義結金蘭」、「鄉里間「敍齒」」大排行等風俗，「朋友」一倫，有時也竟勝於「夫婦」。歸結起來，中國人主張的五倫，夫婦一倫恩愛甜蜜的發展，是最不受鼓勵而反遭譏刺的，像陸游與唐琬、沈三白與芸娘，夫婦間的恩愛逾恆，總是造成受妒與不祥的結局。所以

西方在同性朋友間友情的發展，遠不如中國；而中國在異性朋友間情誼的發展，也遠不如西方。這些都可以從中國有大量朋友贈答詩及西方有大量的愛情詩中顯示出來。

中國的社會倫理，婚前既少戀愛追求的事蹟，婚後又不鼓勵恩愛甜蜜的描摹宣揚，因此纏綿悱惻的詩句，反而被「君臣」「朋友」的倫常所假託，造成了不少貌是情詩而骨子裏卻別有寄託的作品。如先秦屈原的離騷：

「日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黃昏的婚約、成言的舊盟，中途遭到悔改，居然描寫的都不是情詩，而香草美人，一往情深，都只在比喻君臣的際遇。再如漢代張衡的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這樣情思綿密的句子，後人仿擬者不計其數，但是詩中的美人是指「君」，珍寶是指「仁義」，水深雪雰是指「小人」，絕佳的情詩，原來是「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見王純父箋註古詩源）這種風氣在中國詩中太普遍，以至樂府中的「有所思」，辭句明明是情詩：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

離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

如此激情絞痛、敢愛敢恨的情詩，其中「聞君有他心」就是離騷的「後悔遁而有他」嗎？是不是如後人所說：「此亦人臣思君而託言者」呢？由於詩題既缺乏明確的指定，作者又沒有詳確的歷史資料，實在也難以分辨。

魏代的大作家曹植，詩歌中的美女，華麗盡致，風骨傲然，有時指自己「有才不見用」，有時指心中喜愛的朋友。像雜詩「南國有佳人」一首，竟是指白馬王曹彪。即使如七哀詩中動人的描寫：

「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這首被朱緒曾推舉為「建安絕唱」的詩，字面分明是良人不返，愛深難忘，屏營徘徊，專心不二。但自來詩評家沒人認為這是情詩，浮塵濁泥，乃是比喻兄弟骨肉，兄弟一旦成了「君臣」，竟也要假託棄婦卑屈地自喻，寫出他希望「長逝入君懷」而不得的憂傷！

把「君」或「上司」比作丈夫，早成了中國詩中的基型之一，如張籍的節婦吟詩：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這首罕見的女性「婚外情」描寫，大膽坦率而清白皎潔，竟然也不是情詩。因為張籍接到鄆帥李師古的重禮及聘書時，他已經先有了另一鎮幕府的聘約，爲了感念李的盛情，又必須明確地「卻聘」，才寫這首樂府詩來回謝。如果本詩的作者失傳的話，誰會相信它不是一首情詩呢？

把心愛的同性朋友比作「美人」，也是中國詩歌中慣用的手法，像明代的沈淮寫湖上懷人詩：

「一春將盡始携觴，渡口停桡望短牆，美人咫尺不相見，空有薔薇隔院香！」

（見三洲詩牘）

一春將盡，佇望短牆，美人不見，空傳花香！如此絕美的一首情詩，卻不是真正的情詩，春事花期，詩情酒約，都沒有性愛的成分在內，所懷的「美人」，原來是他的同性好友朱春城。好像所寫的是同性朋友，怎樣的相思懷念，也就可以磊落大方地拿出手了，這是中國文學中特有的性格。

從詩人心理壓力看情詩

情詩之所以不發達，作者個人心理上的障礙，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國詩人面對着龐大悠久的禮教傳統，身處在刻板嚴肅的倫理結構裏，個人私情的宣洩，給人輕薄無行的印象，也

給作者自己罪惡感的壓力。所以即使覺得自己的情詩寫得「無語不香，有愁必媚」，面對許多表面上對道德興趣濃厚，而對與性有關事物持鄙薄態度的知識階層，只能噤若寒蟬。

譬如明代的陳禋永，在水鏡集中，寫了不少「定情詩」「鴛鴦別」之類的作品，就自感忸怩不安，自序中說：他的詩集，是友人從「亂紙敗簞」中找出來，硬要將這些亂塗的草稿付印，友人說：『似可壽石室而問世』，但我沒有自信，怕只能「覆瓿」——蓋蓋醬缸——罷了。且看詩人自己是如何充滿了迴避塞責的念頭，而他的友人在詩序中又爲他曲加掩飾：

「間為情豔之章，無非彭澤閒情，廣平梅花之屬！」

情詩作拋頭露面的發表時，竟需要如此汗顏覷覷嗎？像他寫的鴛鴦別詩：「病矣緣知痛索居，鴛鴦何故莫相於？愁懷已逐蓬山遠，青鳥休傳珍重書！」寫鴛鴦既不能厚重大相愛，情書的往來恐怕更增加相思的悲楚。全然是男女熱情的炙痛，卻偏要解釋成這是陶淵明的閒情賦，宋廣平的梅花詩？宋廣平的梅花詩裏，只把梅花比作文君綠珠，前人就指爲「綺語」，歎爲「知德者鮮矣！」（見明何喬新梅伯華傳）如果坦誠公然說所寫是男女的情詩，批評家的口誅筆伐又當何等嚴峻？

清代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的見解，正代表著禮教傳統下的普遍觀念：

「詩道最忌輕薄，凡浮豔體皆是，加以淫媒，更是末俗穢詞，六義所當棄絕也。余每謂元微之溫飛卿不應取法者，為此。」（頁九）

詩評家筆下，「浮豔」二字就否定了情詩的藝術性，性是如此骯髒，情詩總不外乎輕薄的「末俗穢詞」，元微之的「豔詩」多爲其年青時代的少女而寫，那些「風情宛然」的作品，都被指爲不堪入目的「淫媒」，應當「棄絕」了！試看元稹的古決絕詞第三首：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達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

這詩表面上是寫天上牽牛織女星，事實上在寫自己負心的往事，這種「繾綣故歡，形諸吟咏」，明知會干犯教化，居然仍敢公開發表流傳，以元稹地位的崇高，而毫不以哀豔負心爲諱，這在中國詩史上是極具血性勇氣的事情，當然詩評家們也不會饒過他的。

一般來說，詩話詩評，都以豔情綺語爲重戒，作者不敢寫，寫了也不敢流傳。詩人自己在晚年編定集子的時候，都有「老厭風花」的心理，把情詩毀掉。即使大膽地刻在集子裏，後人編全集或選集時，一定又嫌它不够典雅而把情詩刪除。批評家們的眈眈虎視，與創作者的惴惴不安，都是中國情詩無法豐收的原委。試再看明末王夫之對情詩的批判尺度：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豔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棲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爲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

宮夜靜百花香』，婉嬾中自矜風軌。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盡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薑齋詩話）

王夫之算是對藝術及淫媒的分際，認識較清的一位，但對「豔極而有所止」的尺度依然很緊俏，「風雅」的標準，仍然是「禮教」的標準，愛情甜蜜時「述歡好」，及愛情悲苦時「述怨情」，都仍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標準。元稹的詩，抒寫事關切身的男女悲歡，如前引古決絕詞中，長宵私語不歇，幽懷沈結，無暇暫相悅等等，被杜牧稱為「備述衾裯中醜態」，而欲「施以典刑」，簡直犯了妨害風化罪！王夫之在杜牧之後數百年，仍囿於時風，無法替「藝術詩」與「春宮圖」之際作一辨白，真令人浩歎。

中國古典情詩的結論

基於上述的分析，得知中國古典情詩的面貌，實受民族文化、倫理制度的影響，塑成了特殊的性格。大致來說，情詩受扭曲的比例很大，但優美的情詩，發乎人性天籟，也不是完全闕如的。下面幾點，是對中國古代情詩的結論：

一、由於中國古代婚姻制度的宿命化、高壓化，難得有男女雙方充分共享愛情生活的機緣，夫妻間貴在名分的相敬，而「姬人」「妓女」自然就成為婚姻制度中荒誕的附屬品，但有時竟或彌補了原本婚姻中許多不足之處。中國情詩既多作於婚後，因此除少量的「寄內」「悼亡」作品冠冕堂皇外，男子宣洩感情的情詩對象，多不在妻，而在「姬妾」「歌妓」之

類；女子情詩的對象，則多爲負心漢或天涯浪蕩不歸的遊子。對「姬妾」「歌妓」的香艷詩，自然情的成分減低，而性與色的興趣高漲，使情詩的格調陷於卑下。試舉唐寅的寄妓詩爲例：

「相思兩地望迢迢，清淚臨風落布袍，楊柳晚煙情緒亂，梨花暮雨夢魂銷，雲籠楚館虛金屋，鳳入巫山奏玉簫，明日河橋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遙！」

唐寅的愛情故事，流傳得家喻戶曉，當然大部分都是附會的傳說，但唐寅放浪不羈、對妓女動真情，就本詩所寫，可證是真實無疑的了。沒看見他爲妻子寫很多情詩，只有一首「傷內」詩，重在「撫景念疇昔」而已，而妓女徐素下世時，他卻有「哭妓徐素」詩，寫情愛悠悠，有轉托來生的願望。「再托生來儂未老，好教相見夢姿容！」可見他是一個情種，他不是不懂得情爲何物的木鷄，也不是懂得明哲保身而不敢去愛的畏縮者。本詩中寫清淚臨風，兩地相思，弄得心亂魂銷，也必然是真實的自供。可是詩中寫「雲籠楚館，鳳入巫山」，那雲雨巫山的肉慾氣氛，畢竟貶低了情詩的格調。

二、由於男女關係局限於神秘與禁忌的制約下，綺情遐思，充滿了原始的野性，愛情缺乏人性，許多情詩，不能提昇到「靈」的層次，往往只是性而不是愛，不把情詩的對象當作一個獨立完整而有格尊嚴的人去愛，美人尤物，色聲犬馬，都一例看作玩物來欣賞，出現大量香艷的宮體詩、香奩詩，胸雪鬢雲，品頭論足，寫得再如何「側艷情巧」，都是不具理想化的肉體低級情詩，很少有「生死以之」的偉大血性德操在內的。梁代的玉臺新詠，既「